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峯文鈔卷八至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徐鋐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峯文鈔卷八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論 評附 共二十一首

兵論

國家之禍未有不由於兵者也非兵之不可用用兵而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此禍之所自伏也夫可否成敗既有所不暇審計而又數用而不知止故勝亦為禍不勝亦為禍前世亂亡之主其出於此者多矣試

畧得而舉之唐莊宗與梁相拒於德勝楊劉之間經百戰而僅滅之一旦李嗣源叛合於趙在禮蒼黄夜奔死於絳霄殿下此勝而得禍者也秦苻堅舉步騎八十餘萬號一百萬以伐晉自謂投鞭可以斷江流及洛澗之役陽平公死歸而鮮卑與諸羌皆叛之卒為姚萇所殺隋煬合十二道師再征高麗一敗於平壤而楊玄感遽反黎陽羣盜四應卒釀江都之變不數月而隋遂折入於唐此不勝而得禍者也由其始而觀之是三君者皆

所謂梟雄人傑也及其兵敝於外民困於內情迫勢屈雖以左右近習與廝養奴隷之人皆得奮起而與之為難至於身死國滅而天下後世卒莫之惜者此其故何哉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數用兵而不止之明效也蘇氏嘗有言曰勝則變大而禍遲不勝則變小而禍速吾獨以為勝亦禍不勝亦禍雖勝敗之數不同而其亂亡一也漢高帝不取尉佗而以遺諸孝文宋太祖不取太原吳越而以遺諸太宗惟其取之也愈遲故其

得之也愈牢固而不可解不過稍緩歲月之間而其道遂出於萬全此漢宋之所以久安長治與有人於此苟能節其飲食起居使無心腹之疾則雖有創痍為患亦可不藥而自治如不能忍其搔爬痛癢思欲以金石慘烈之劑投而去之於是病不在四肢而且中於膏肓矣可不戒哉

降將論

古之謀國者不難於受敵人之降而難於善其後無以

善之則降而復叛叛而潰敗天下者多矣是以帝王之制降將也必先解散其黨與經畫其土地明去其為亂之資而陰劘其為惡之志初不敢用高爵重賞以示姑息於彼故雖受數百萬衆之降而未嘗有後患誠其慮之者周防之者密而駕馭之術得也昔安史之亂薛嵩田承嗣既降唐矣而代宗授以一鎮遂失河北廣明之亂朱全忠既降唐矣而僖宗又授以一鎮遂浸淫及於弑君而夺唐宗廟此其故何也夫三人皆盜賊之梟雄

非明於順逆竭忠誠以圖後效者也方其來降得毋出於智盡能索不得已而思所變計以苟一時之生與使二君者果能抑其爵輕其賞而得所為駕馭之術則彼雖欲怠然特一匹夫之力可以驅而縛之如犹犢耳惟其慮之不周防之不密無故而資以山川之險甲兵財賦之利使彼有所恃以為暴碎猶縱猛虎於山林欲保其垂首貼尾終身不復噬人亦必不得之數也已昔劉盆子率其衆降漢先遣使請於光武曰陛下何以待之

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夫以盆子宗室之胄乘閒起義本非光武之叛人而其臣下又皆悉心聽命是宜有爵賞以慰安其意然漢之所以待彼者止於如此則駕馭降將之術從可知矣議者或謂曹操降許攸而不疑李愬降李祐唐莊宗降康延孝而重用之卒賴以成功不當使降將失職怨望此大謬也如許攸李祐與康延孝者非敵中之下僚即其冗職未嘗有腹心羽翼之寄也故示之以義則知歸而感之以恩則知勸議者不察乃欲

舉三人之事望之薛嵩田承嗣朱全忠盜賊之徒其為計亦左矣善乎陳亮之論降將曰將者天下之所難御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吾故備著其說以為後世鑒

名論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

莫之覺今夫爵禄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禄則天下有不慕爵禄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説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為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禄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甞思之士大夫之好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狥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而世之

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則曰吾疑其詐僞也夫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為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為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既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為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

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汚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靦面以媮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狥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尚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

損之徒尚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猜忌其間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士大夫之氣猶鋒刄也礪之則易以鋭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為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易乾之九四論

周易乾之九四或躍在淵无咎王弼曰九四履重剛之險而無定位所處此進退無常之時也象曰或躍在淵

進無咎也弼又曰心所欲進意在於公故無咎也夫前此九三爲下卦之上雖處下體之極然於九五之大人猶未偪也至於九四離下體入上體其距九五一間爾蓋已駸駸有偪上之嫌矣以人事言之九五之大人既爲君位則九三之君子當爲卿大夫之位九四居其間上不上下不下無所可擬求之於古若文王之在西土伊尹周公之在商周皆足當之何也文王則嫌於偪紂伊尹周公則嫌於偪太甲成王也然而經於九三猶爲憂

懼警誡之詞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有偪上之嫌而聖人顧但舉其象若一無所告戒者何也豈據是位者皆可傲焉自肆而自謂无咎乎夫以文王之德猶受讒崇伯而不免於羑里以周公之才猶見疑召公管蔡而不免於居東使非文王周公而倖據是位則其咎之不能无也審矣聖人之作經也其詞深微而簡奥所謂或躍在淵者欲躍於天而不可欲潛於淵而不能進退失所可謂危疑之甚者也聖人以為九四之危疑

如此當不族警誡而後憂懼又以為乾乾惕厲之詞已見於前九三既然則九四不問可知此固經之微意也善乎王氏推言之曰心所欲進意在於公夫公之一言豈非九四之善道而伊尹周公之所以得延其世者與吾又嘗考之昔霍子孟之受知孝武也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夫亦庶幾无咎矣既而磔上官父子殺燕王旦廢昌邑王弒許后於是恣其驕子悍妻而不知憂懼警誡遂夸其族此皆不公之禍也嗟乎子孟雖不及周公

而後之論者猶推原其本心至今稱之為賢顧身歿未幾竟以不公致禍則由其所據者即九四偪上之位也然則世有卿大夫者不幸而據是位其亦幸而思王氏之格言鑒子孟之覆轍知有憂懼警誡則雖欲進而猶可以無咎也夫

族譜禩論三則

為兄後

按魯公孫嬰齊為兄歸父後春秋書仲嬰齊卒孔子許

之乎抑譏之也說者曰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不言
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也孔子葢譏之也今吾子貞公
夭而無子廣州公幼鞠於其嫂及宦於廣遂以次子為
子貞公後君子善善之善其不以仁害義不以私廢禮也
或謂宜嗣次房長子不則嗣廣州公長子此則不然子
夏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
為人後支子可也又適子不得後大宗說者曰此乃小
宗不可絶之明文也廣州公其知禮意矣然則古無以

長子為兄後者與曰有之子思之兄死子思使白也繼之此孔氏之變禮也

為外祖後

廣之之嗣於毛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鄫類與予則曰不類鄫人無後故以莒公子為後今毛氏既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不可以已乎為人後者為之子莒公子之後鄫也為之子者也今毛氏獨撫廣之為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禰而有所後之祖殆再亂其系也是不可

以已乎吾故曰非莒鄫類也鬼神不歆非族當廣之之歲時祭告也毛之先人享之乎不享也其稱孝孫也孝曾孫也毛之先人受之乎不受也揆之以禮失孰甚焉然則返汪之姓守汪之祀是在善繼廣之之志者或謂世俗往往養佗姓子為後為所養後者宜如之何予曰先儒嘗言之矣所養父母而未有後也宜立別室以祭今毛氏有後矣有後則雖不祭可也舊譜附廣之一支於譜末予仍系諸次馮公之後以竢知禮者云

為未娶者後

或疑未娶不宜有後予告之曰古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禮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二十以上皆冠者也而可不為之置後與禮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夫殤宜無後者也然且有時乎置後此先王之不得已如檀弓所載童汪錡之屬其殆禮之變也而況不為殤者與是故吾族弟項項字修能吳縣附學生年二十夭未娶先伯父次馮公命以修能第四兄薦郊子為後見家譜吾從子遵慧遵慧字德存吳江附學生揩九長子年二十四夭亦未娶

皆宜有後為之置後者是而疑之者非也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壄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為之後者所以重祖禰也義不繫乎既娶與未娶也而顧欲以未娶格之是知母而不知父者也

史評十四則

諸侯名士

秦王用李斯謀陰遣辯士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

財者厚遺結之不肖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汪子曰名士之無足重輕也葢自古然矣人主亦何賴此虚名者為哉昔孔子用魯而强齊歸田卜子夏叚干木見禮於魏文侯而鄰敵寢謀魯仲連在趙義不帝秦而秦師為之卻三十里君子之於人國也唯其不回於利不怵於威挺然而弗撓故能有濟若所謂諸侯名士者彼哉彼哉直小人之尤耳

漢高祖一

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臣願大王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汪子曰劉備之入蜀與高祖同然高祖遂定天下而備不敢越漢中以訖於亡者何也天下之勢不在蜀而在秦曹氏能守關中而羽不能守此廢興之所繫而謀國者之有善不善也

高祖二

漢王至洛陽聽三老董公言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

臨三日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汪子曰帝王之師未有無名者也故能一戰而成大功若狼狽舉事而不合於義則盜賊而已矣安禄山朱泚之流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哉小雅云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猷將多爾居徒幾何

枚皐

枚皐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太史公亦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

汪子曰孔子謂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盖文之見重孔子如此顧漢之君臣乃以俳優畜戲視辭賦然則辭賦之文不足與於孔子之文審矣而近世士大夫猶沾沾以此自喜子美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誠哉是言也

桑弘羊

弘羊為平準法都受天下委輸是時小旱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

烹弘羊天乃雨其後弘羊竟坐族滅汪子曰言利之臣未有不及於禍者也彼劉晏猶不克自免而何有於弘羊之徒乎老氏有言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人臣柄國而以利媚人主斯府怨之尤者也

元帝

京房語帝曰陛下即位以來春秋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曰幸其瘉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汪子曰忠湛湛而願

進兮妒披離而郭之元帝不足道也唐德宗素稱英察及其被蠱於盧杞雖屢致顛沛而不悔葢又甚於庸主

昔衛人病亟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曰此非子所能治也於是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世非無扁鵲也無如其信靈巫者何也

光武　宋太祖

鄧禹賈復知帝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

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宋太祖謂石守信等曰人生富貴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多置歌兒舞女日夜飲酒相歡朕且與卿等約為昏姻君臣無猜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曰此生死而肉骨也翼日皆罷典兵汪子曰功臣之與政也驕佚縱恣鮮不為害又況資之以土地授之以甲兵以是求免不亦難乎光武之與

宋祖非獨為國家慮久逺也所以保全之者亦既多矣

在周易大畜之大有曰童牛之牿元吉夫童牛始角本無待於牿也而必先牿之者畜之於豫也不然或待其角壯力悍然後從而强羈維之則將有傷人之患人主之驅駕功臣亦猶是也

何晏

何晏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汪子曰西晉清談之風自此始矣夫漢末之尚標榜晉初之祖虛無皆名士也不獨無益於人國而又促之使亡葢虛名之不足恃如此

爾朱榮 唐太宗

爾朱榮既禽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即四散待出百里乃始分道領押隨便安置唐

太宗於陣禽竇建德所俘獲五萬人亦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汪子曰聚數萬之衆久而不散則其為禍也必烈榮與太宗之策善矣然英武如太宗其措置固宜爾也以爾朱之麤才而亦能之此非梟雄人傑乎後世輦金錢竭膏血以豢養降附與慈母之飫驕子無異謀國者謂足以繫結其心及其末也適為亂階而已

唐太宗

貞觀末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

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嫌殺左武衛大將軍李君羨又欲取疑似者盡殺之汪子曰太宗之愚乃至是乎秦始皇以讖文伐胡而不知其後之為胡亥宋文帝以天文圖讖殺彭城王義康而不知其後之為逆劭晉武帝猜嫌齊王攸而不知賈氏之亂宋明帝畏忌諸弟及諸大臣誅戮幾盡而不知蕭道成之篡其失皆與太宗相類是故才知有時乎困而聰明有時乎窮古之王者非聰明才知之尚也惟尚德以弭之而

已矣

吳元濟

元濟反吳武陵以書諭之曰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汪子曰善哉武陵之言如陳仙奇之誅李希烈張子良之討李錡與李師道之授首於劉悟劉稹之滅族於郭誼皆所謂反天子而人亦反之者也圖伯業者雖挾天子以令猶懼其有不濟而奈何以反為名乎螗蜋方攘臂怒搏而

不知黃雀之在其後此可鑑矣

文宗

二李各為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汪子曰文宗於是乎失言夫盜賊之與朋黨相緣而起者也假令朝廷清明遠小人親君子開諫爭之路杜苞苴之門當此之時家給人足則朋黨消而盜賊亦因之以消矣不則朝廷溷濁遠君子親小人賄賂公行讒諛日至當此之時四海之內皆不聊生則朋

黨熾而盜賊亦因之以熾矣是故唐之亡也非亡於黄巢而朋黨亡之明之亡也非亡於李自成而門戶亡之亂天下者盜賊成天下之亂者朋黨與門戶是也

徐溫

徐溫聞壽州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變不若使其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他人何徵為右雄武大將軍汪子曰溫亦奸雄矣哉其所以操縱駕馭之者必有術矣

不然若漢景帝之削吳楚晉庾亮之召蘇峻唐潞王之移石敬塘一失其術則小者叛大者簒不旋踵而致禍後之謀國者自度不能如温能以鼂錯庾亮薛文遇為鑒其庶幾乎然則當如之何而可曰急之則變生緩之則可以豫防而無患

蔡京

崔鶠劾蔡京曰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枋大政無一人害已者此京之本謀也

汪子曰劾京之不忠與不軌者多矣然能深誅其心未有若鷗言之善者也前此則王安石用此術以劫制神宗而繼安石起者凡言紹述之徒皆安石之門生故吏也後此則秦檜用此術以劫制高宗而繼檜起者凡言紹述之徒亦皆其門生故吏也小了纖人彼此援引相與深根固蔕積數十年而樛轕不解故汴宋遂亡而南渡訖於不振然則京固祖安石之餘知而檜又祖京者也

堯峯文鈔卷八

堯峯文鈔卷九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問七首

復讐或問并序

人有其父以威逼故死而其子不復讐者汪子痛焉作

或問

或問據律殺人者死而顧許人子之復讐何也荅曰諸

凡國法所不及加與有司所不得而執者不許其復讐

則無以禁亂除暴也然則為人子而不復讐其亦有辠與曰此則惡逆之甚者也律文雖無義例然吾於經見之矣春秋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為無君故書曰趙盾弒其君君父之讐一也不討弒君之賊謂之弒不討殺父之賊獨不得謂之弒乎問者曰律之論殺人也或為誤殺或為謀故殺或為威逼殺其法輕重不倫安得一概復之與荅曰律文有四殺者聖人原情定辠以示不忍用刑之意所謂寧失不經是也若人子則何暇論此儻

以為謀故則當復威逼誤殺不當復此豈律文所有乎聖人之制律也仁之至義之盡者也然不為人分別是條者恐傷孝子之心而導人為不善故也今世俗於律文所得行者舉皆弃而不肯行而吾子又從律例之外曲為之說以寛其惡逆不幾大悖聖人之教乎哉且彼之不肯復讐者非盡忘其讐也内顧其身外牽於妻子不得已而靦顔隱忍以至此也嗟乎身與父孰重妻子與父孰親情有不能兩遂勢有不能兩全雖忘其身舍

其妻子可也今夫禽獸猶有愛其父者行路之人聞人無故受禍猶有咨嗟太息憤懣而不平者若身親其子而漠然不顧又因之以為利是殆禽獸之不如而以行路視其父也吾故曰惡逆之甚者也然則孤寡羸弱有必不能復父讐者奈何曰此固宗族昆弟之所得助也子夏問於孔子曰居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居從父母昆弟之讐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此正與律文相合律文所謂皐人本犯應死

而擅殺者是也然而宗族昆弟皆聽命於主人者也主人欲復讐則皆得起而助之如無其心雖有勇敢好義者亦止於拊膺搤掔而無如之何也問者又曰古人分仕諸侯之國故有朋友及從父兄弟之讐在齊則去而之魯在齊魯則去而之秦之楚之晉之衛後世立一朝事一君將安所去諸荅曰有不幸而直此者出則不與同官處則不與同州里終身不相見可也此亦經之遺意也

師道或問并序

自師道不立而吾吳人之言師者遂謂經不必其盡明道不必其盡修得非邪說之惑人與信如是也是使於小人而據師席者也予既有論師道一書乃復作或問以廣其意

或問吾子之辨師道也詳矣先王之世舍庠序學校之官子弟其遂無師與予應之曰古者家不異教國不殊俗未有各延一師者也然則章句訓詁亦學官授之與

曰然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此非官之職與古之為學也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自幼習之及其成人而有君子之行舉皆官之所教育也或問曰事之宜何如曰記有之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以問終則負牆此可類而推也至於就養心喪吾未之前聞也然則檀弓所說非與曰是固曾子子貢之徒所以事孔子者也聖人百世之師說者謂道之所在故嚴其禮如此世之挾書而坐者苟無其

道其不能當此禮也次矣或又問曰今之世非古之世也所謂經師人師者不其難與予應之曰君子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夫博聞彊識其亦近乎經師矣不怠善行其亦近乎人師矣世無孔子吾擇其次者而師焉可也不然記問之學不足以為師而況經之不明行之不修者乎故曰擇師不可以不慎也若夫童子之師非吾所謂師也昔韓氏師說葢亦嘗云爾然則將遂與之抗與曰何為其然也先王之世以少事長以卑事

尊未有不隅坐隨行者也故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彼既我童子師矣斯其長於我也不十年二十年不止也循循然坐必隅行必隨是固古者以少事長之禮也奚其師師之為言漢孔氏曰法也宋曾氏曰正己而使觀之者化也無所可法無所可觀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者是荀卿氏所謂俗儒者也奚其師

為後或問

或問吾子之立子筠後也必族蘭詒有子果從禮乎抑從律乎曰於禮當從祖祔食不當置後某蓋從律者也律文有之凡無子者許以次第承繼先儘同父周親蘭詒非筠之同父與何以豫知蘭詒之必無子而某之必無孫也或問蘭詒尚幼族其有子得毋少遲矣乎曰律有許立之例無不許遲立與不立之例也令吾先祖考之祭祀與子筠之喪葬不廢而又無辠於律是雖遲之以至蘭詒之有子非過也其何不可之有或問立愛立

賢世俗蓋嘗云爾夫亦可以訓乎曰此律文也非世俗之臆說也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商之子恒為工商使後士大夫而得惷愚不肖及農工異業之子則與化為皁隸者不殊也故律文寬之曰凡擇立賢能與所親愛者不許宗族以次第告爭是也然則獨子不為人後果亦合於律乎曰律文雖無明例請得以禮斷之禮適子不得後大宗先儒謂此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夫自絕其後以後他人傷化敗教莫甚於此此聖人

之所禁而又何惑焉至於子犳則非宗子比也揆之於禮審之於律是雖不為之置後疑若無皐者然其何不可遲之有或問自子之先君以至子犳三世皆適長也何以不為小宗曰某在也某在而使犳得稱宗子則是蔑其生父也是故於禮為適為長不為宗

代武場策問四道

問兵之勝敗存乎將之智愚勇怯而不在士卒之衆寡昔漢世祖昆陽之戰謝玄淮淝之戰宇文泰沙苑之戰

類皆用寡以勝者也而王翦伐楚又謂非六十萬衆不可其故何與今天下大定然歲糜戶部之餉者猶至不貲則兵力不可謂不厚矣

國家方緦緦然謀所以裁汰之術而中朝士大夫或間有異議豈兵遂不可減與抑今之將帥其智勇俱不古若與抑用寡之說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與夫以奇制正以寡制衆是必有道焉爾諸子盍試籌之

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今之為將者固非獨

天子御之也外則制之以督府兵内則制之以兵部堂司兵掣其肘而責其必勝之道得毋稍與古戾與古者大將之在軍中也盡軍市之租以饗士卒以燕賓客軍吏而人主不之問也今歲饗俱有成額甚則月建之大小兵馬之逃竄死亡戶部皆從而綜核之安得有餘財以佐軍用與如欲寬其文法則固時埶之所不能欲厚其賜予則又財力之所不逮也將如之何而後可

問昔蘇氏之論將也有賢將有才將而經則曰將者知

信仁勇嚴也洵如經言此非至人不能果可得諸賢若才者與且嚴則必殺殺則疑於不仁知則必譎譎則疑於不信此五者其可得兼與爾諸子盍抒所學以對

問尉繚子之言曰兵以武為植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斯二者其可偏廢與今

國家右武特

命廵撫提督以下不相統攝其於駕馭之道則善矣然考之於古如諸葛武矦之禦魏羊叔子杜元凱之拒吳

王景畧之破燕裴晉國之平蔡即降而至於前明如威寧伯之治邊新建伯之下南昌類非武臣所及而古名將之中顧又有雅歌投壺者讀書通大義者能好春秋左氏傳者則亦未嘗不以文重也然則文武其遂區為兩途與爾諸子效法古人非區區以膂力自命者願聞所以種植表裏之說

辨二首

吳越無伯辨

五伯之稱始見於左氏傳絕無名號可考荀卿子乃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當之後之學者或黜吳越易以秦穆宋襄其說謂吳越夷狄不當有伯然則秦為西戎楚為南荆亦夷狄也何以遂得與於齊晉之列乎荀卿子距孔子世未遠其說必有據依恐未可盡廢也予聞春秋之法諸侯入於夷狄則夷狄之如杞邾是也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如吳越秦楚之類皆是也而顧獨黜吳越夫豈孔子意哉且吳越亦非純乎夷狄者也

吳固泰伯之後於姬姓為長而越亦禹之苗裔也杞既微矣是當與陳若宋同備三恪於周者也不幸此二君者介在黿鼉魚鱉蠹黿黽之鄉宜其自安乎僻陋而莫之能奮矣然猶内恃富强之資外託尊攘之說以爭衡中國而自達於天子其得黜之以非伯乎故謂闔廬句踐不及與於五伯之數則可謂不當為伯則不可晉自景公始通吳而悼公尤汲汲於與吳為會欲借以撓楚劉文公合十有八國之師於召陵而莫能救蔡卒之入郢

者闔廬也然則吳之有功諸夏不為不多且久矣其國中之賢者如言偃既已登孔子之堂而延陵季子又為孔子所重則吳且儼然衣冠禮樂之邦而可以夸狄獸之邪晏子至吳吳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儆然者三曰臣受命將使於吳不佞而迷入天子之朝敢問吳惡乎存於是夫差遂見以諸侯之禮吳晉爭盟晉令董褐對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而干其不祥而曰吳公敢不順從夫差許諾予然後知吳之

從善而好禮也故雖孔子亦嘗從而夫之越為吳讐吳人入越而不有其地使其後不誅子胥與公孫聖不受宰嚭之讒則是舉也雖鄭莊之封許楚莊之封陳晉文之復曹衛何以加此惟其不終而被夸於强敵故口實者至今不絶不亦過乎予不忍吳之見誣故并論之

辨公孫龍子

勝國之末吳中異學緜興有謂孔子獨傳道於弟子公孫龍者遂奉公孫龍子數篇以紬曽子噫何其謬也殆

王制所謂行偽而堅言偽而辨者也雖其說誕妄或不足以惑衆然而吾不可不論按史記仲尼弟子傳龍字子石家語以為衛人鄭玄又以為楚人已莫知其真追論歲月決非趙之辨堅白同異者也龍少孔子五十三歲年表孔子卒於魯哀公之十六年是歲周敬王四十年也龍年二十歲至周赧王十七年是歲趙惠文王元年封公子勝為平原君距孔子卒時已一百七十九年矣龍若尚在當一百九十八歲得毋為人妖與平原君

傳君厚待公孫龍及騶衍過趙言至道乃絀龍史明言龍辨害道而顧倡為孔子傳道之説何其謬也又孔穿嘗辨龍所謂臧三耳者穿則孔子六世孫其世系明白可考而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六世祖邪其必不然也審矣且孔子之門畔孔子者衆矣諸弟子之後或流而為荀卿或流而為莊周禽滑釐紛紛籍籍皆異學也龍堅白之辨悖又甚焉使果嘗受業孔子果老壽二百年不死則孔子復作亦當不免於鳴鼓之誅況可推為傳

道者哉莊周曰桓團公孫龍辨者之徒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然則龍特辨士當時不謂之知道龍亦未甞以道自詡也故吾謂春秋六國間當有兩公孫龍決非一人其傳道云云此吳中無忌憚者之言絶無據依者也劉歆七畧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又莊周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或謂秉即龍也盖其字子秉并附之以竢考

說七首

文與也字說

同邑文子黙以其字與也來請於予曰此先文肅公之所命字也黙少而失學不能通知孔子與黙之義願先生為之言使得誦先生之訓以無忘文肅公之遺命則幸矣予告之曰吾聞古人之為學非有他也曰性與命焉耳矣深達乎性命之本然而不汨於情欲嗜好之私故其所得於己者完以固既完且固則其所求於物者必輕推而極之則其視窮亨得喪死生榮辱也與夫草

木之華落而魚鳥之翔泳也烟雲之卷舒而山巒川澤之流止也亦豈有異哉此堯舜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仲尼之徒所以飯疏飲水而怡然自適其適也傳曰樂天知命則不憂惟其知之夫而後樂之此堯舜孔曾之所同也然則沂水舞雩之意先儒謂之有堯舜氣象豈不誠然乎哉不則所學不至而情欲錮之於中事物搆之於外日夕皇皇然馳騖於榮辱得失之途而不知止是雖驟與以萬鍾之富三公之尊猶懼其不能安而有之

也況望其有所得於死生患難也邪今吾子以世族大家之胄不幸而遭罹兵燹其瀕於患難者屢矣然卒能保有先人之廬墓布衣窮居逾二十年而怡然不以為悔茍非有得於己而能若是乎倘由是而更益之以學則於文肅公命字之指又何憾焉於是文子曰善𪯊固有志焉而未之逮也願先生為之書使得從容覽觀以漸進乎此則尤𪯊之厚幸也予不獲讓遂書以畀之

改過說并序

魏環極先生教子以讀書改過予故為是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有奇有偶其用則為剛為柔剛柔互居其位而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教人趨避之道至矣而又於頤卦之後系以大過其在頤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聖人以為言語飲食特細故耳及其不慎不節則必為過之大者故以大過繼之孔子為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知而不行此即改過之道

也吾謂善改過者始乎悔而成乎勇晝之所為夜而思焉少盛之所為壯老而思焉舉凡言語之不慎飲食之不節以失其身取怨尤於人者不可謂不多矣自非剛愎之士思之其有不悔者哉然悔之未幾而因循掩護之念復作不曰姑俟諸異日必曰此不足以累我及其甚也至於敗名裂檢而不顧豈有他哉患在於不勇耳吾嘗譬之此其勢若江河然當其將潰也不過一簣之土數尺之隄足以維持而控禦之釋此不為則將氾濫

四出而無所底止天下之人嘗怨之未潰之時而欲救之無可如何之後孰知勢之所至固有一敗而不可復返者也過之不改何以異是吾故曰必乘其悔而以勇承之其斯為善改過者矣

忠恕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蘇子曰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

告哉汪子曰此非子瞻之言也洵如此言則是疑曾子為妄語也而可乎子思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釋之以為一則誠而已矣葢古之聖賢徹而歛諸身心性命廣而放諸天下國家無不根柢於誠者惟誠故能通惟通故能久曾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之後則孟子所得為尤深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即一以貫之之說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即忠恕而已矣之說也聖人之所謂一者惟誠學

者之所謂一者惟忠恕由忠恕以為誠也是猶取穀而舂之而簸之而炊之以為食取絲而繅之而織之而紉之以為衣日積月累未有不至者葢始乎勉然而終乎自然是亦聖人之學也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忠恕違道不遠

治生說

治生之家未有急於治田畆者也勞勞然春而播之夏而耕之秋而穫之惟其家有積穀然後可以貿易百物

於是金玉錦繡之貨飲食器用之需旁及於圖書彛鼎希有難得之翫皆可不勞而坐致之故擅富名於天下不幸而有不肖者出厭其耕穫之勤以費也遂盡斥其田畝以委之於人雖有所蓄已不足以給朝夕而謀衣食矣況望其致富哉為學亦然舉凡詩書六藝諸子百家吾所資以為文者亦如富家之有田畝也故必窮精竭神以耕且穫於其中惟其取之也多養之也熟則有漸摩之益而無剽賊之疵有心手相應之能而無首尾

舛互之病浩乎若禦風而行沛乎若決百川四瀆而東注其見於文者如此則亦庶幾乎其可也彼不能力求乎古人而思欲苟營而捷得之於是取之者少則剽賊之疵見而養之者疏則舛互之病生以此夸耀於人與不肖子之弃田畝何以異哉使不遇旱潦兵燹之災則已設一旦有之幾何不立見其窮也記曰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今之學者可謂勦說矣雷同矣驟而告之以古昔先王不將駭然而疑譁然而笑羣以為

愚且迂者乎嗟乎使吾之說而不愚不迂又何以自異於今之學者也故書此以自勉

交道說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夫子張之說與子夏相成者也非相倍者也子張之所謂賢者善者即子夏之所謂可也其所謂衆者不能者非子夏之所謂不可也何則衆可容也不肖可容乎不能可矜也不善者亦可矜乎夫君

子小人之相左也殆不啻火之於水白之於黑也君子踈而小人密君子信而小人詐君子嚴氣正性有不可犯之色而小人每陽為柔和以陰行其險陂其勢不能合而其情不能通也果欲兼容併包調停乎其間則君子必退小人必進君子必見屏弃於門牆而小人必被親暱於戶闥之間矣自古論交之道未有襍出於君子小人而能相與無間者是故二子之說猶不如孔子之言之善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又曰友直友諒友多

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夫不如己者非其人盡不肖也殆亦衆與不能之流矣然且戒其為友又況便辟柔佞之小人顧可與之酬酢往返使得參與君子之列乎然則大易之言包荒得尚於中行何也曰此聖人所以化小人者也非聖人能若是乎苟未至於聖人而欲行之其不為小人所用而敗壞國家者幾希

名字二子說

予名諸子從竹草禾三者故長子曰筠次曰蘅又次曰

穗蘅與穗既殤予惟筠一子耳筠少而病咯血及年三十益甚予又未有孫方憂異時之忽焉不祀也日夜禱於家廟於是妾張氏司馬氏次第有娠其明年夏司馬妾生子先時有紫蘭一幹兩花榮於庭或占為得男之祥至是果驗語云蘭以香自焚故名之曰徵蘭而蘭之小字曰延年葢欲其深潛自好以無求於人世而養壽命也秋張氏妾亦生子予又謂先大夫好學力行不食其報其遺澤未可以斬而餘慶必鍾於後裔詩云君子

有轂詒孫子于胥樂兮蓋嘗誦說之云爾故名之曰有轂而有轂之小字曰詒女所以勉之使念前人之澤也予老且病而二子尚幼當不復見其成立矣乃述所以名字之意為文而藏之使二子長而見之有所感而益知勸焉其亦可也

北城募棺說

周禮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吾意為周之民者其死也宜無有不棺棺亦無有不葬者矣顧猶有蜡

氏掌除骴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楬書日月縣衣服任器以待月令孟春又命掩骼埋胔是皆不棺不葬者也得非墓大夫猶未盡其職抑成周之世實未有是不棺不葬者而先王姑為是深遠之慮以令其下也後世既無專官又非有孟春之令則羇鬼棲於草露遺骸盡於鳶螘小者為燐大者為厲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傷國家之仁者多矣

本朝仍前明之制尤加意於惸獨棲流有所義冢有地

可謂仁至而義盡矣然以北城一隅之地予莅官不及旬日而用浮尸告者凡四見遂為立表而命役夫呼求於路是即周禮置楬之義也會予奉廵城使者檄往驗死者骨暴血漬守視不謹乃顧而憫之欲與之棺恐其後不繼謀於華子纘長華子遂偕其友何子蕤音香子王望傳子雨臣率金以助既訖事予思推而廣之葢先王之政誠善矣蜡大夫所不及詰者則佐之以蜡氏族葬所不能盡者則佐之以除骴置楬掩骼埋胔然予猶

不能無疑也使置楬而無人焉收之將遂聽其不棺不葬與彼既已為骼為胔矣而官始為之掩埋葢亦棺之葬之而使不至於骼且胔與或曰是將不勝棺不勝葬也子其若之何嗟乎以先王之仁聖加之以周官之法制猶不能盡其國中之人使無骼者胔者道路死者顧欲以區區司城之力又非有墓大夫與蜡氏之專職而乃惘惘焉務為此財所不任責所不急之事此固世俗之所誹笑而亦仁人長者所為隱心動色者也顧相與

勉之而已

堯峯文鈔卷九

堯峯文鈔卷十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碑共八首

新修至德廟碑

閶門內至德廟者故所建以祀吳泰伯者也盖吳越武肅王時始度地創置於此宋元祐間賜廟額曰至德崇寧改元制書累進王爵以仲雍暨延陵季子札配明洪武中復改稱吳泰伯之神歷世修葺者屢矣既入

皇朝益荒圮弗治殆無以障風日有司雖歲時致祭特奉行

國家令甲餘悉不暇誰何也巡撫都御史湯公甫涖政即涓吉謁廟顧瞻徘徊不勝歎息乃下令撤巫祠之淫者以其餘材鳩工而改為之有不足則捐俸金若干兩佐之又不足則布政使章君復捐金若干兩且遣縣丞塗某董其役凡三閱月而訖事工不知勞民不知費其殿址視昔稍縮至於崇閎修拱危垣文陛丹堊之絢麗

木石之堅好則有加焉公遂以六月之朔齋祓率諸屬吏晨趨廟中陳牲薦醴命祝史讀版以成事告是時吳士民方大和會公呼衆諭之曰爾曹亦知之乎當句吳之為荊蠻也語言風俗不達於上國惟我泰伯來居斯土然後端委為治而二千餘祀之間文教由是大啓其末不幸有要離專設諸之屬出而民人効之尚氣鬬狠舞劍輕死則伯之遺風漸以衰矣爾曹亦知之乎今者市井鱗比舟車紛拏冠帶文章甲於海内伊誰之力而

莫或念也言未既郡人汪琬在公側乃復揖衆而申公諭曰誠哉公之言也抑琬嘗聞之文者禮之迹也讓者禮之基也伯之用文教治吳也葢實以三讓為之本古者政化之成也則公卿讓於朝士庶人讓於都於鄙耕者讓畔訟者讓田職是故也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後世禮教既廢錐刀之末尺縷斗粟之微靡所不爭於是父子相譏婦姑相誶伯仲相鬩及其甚也獄訟緐興盜賊滋熾孰非不讓權與之與此我公下車以

來所為日夜有感於吳人者也公涖政未朞亦既鉏豪
强懲貪蠹崇師儒興學校矣顧猶惓惓於兹廟者豈徒
曰至德必百世祀哉凡欲藉是為吳人勸也繼今以往
或過伯之廟下肅瞻其像設有不懼然而思翻然而悔
慨然而改者匪特孤我公之教也抑亦孟氏所謂非人
矣琬顧偕吾父老共勉之以倡諸子弟可也衆皆曰善
既退公以書抵堯峯屬琬誌其修葺顛末再辭不獲命
因并書前言以復公云公諱某字某河南睢州人順治

壬辰進士由某官擢今官章君諱某字某順天宛平人由某官擢今官於例當附書

重建長洲縣尊美堂碑

縣治之有堂也教令於是乎出征徭獄訟於是乎綜故必為高明閎大之居焉豈徒以崇飾觀美哉以為不如是則無以辨其等威尊其瞻聽警士民之心思耳目而作之敬也長洲吾蘇首縣提封數百里受廛數百萬家擬於古之大國其土俗侈靡其賦稅殷繁素號難理署

之廳事由宋雍熙中創立縣治以後屢葺屢壞洎及
本朝傾圮遂盡巍基雕礎夯於瓦礫荆榛有日矣為令
者率傳舍逆旅具官以速去為幸莫有能鼎而新之者
前令祝侯始建室廬三楹聞治事其中茍簡庳陋旁風
上雨自几案之外隷卒簿書幾無所容等威之不辨瞻
聽之不尊莫此為甚茲者某侯涖政之初即以清心省
事自矢於神甫期而政孚人洽麥禾有年疫癘不作士
民爭相謂曰侯吾父母也吾儕小人其可使父母殆於

露處乎盍急圖諸乃謀合一縣諸大家有力而好義者各出私錢以佽助是役謀定而後請於矦矦復以其言請於上官悉皆聽許乃諏日鳩匠作始於某年月日富者樂輸其財壯者樂獻其力巧者樂呈其伎不踰月而工竣役不告疲貲不告匱凡廣修若干尺崇深又若干尺一如堂址之舊無增損焉加以瓴甓峻整杇墁堅密髹彤繢藻照燿四隅稱其為高明閎大邦君之居教授陸子予載與矦友善每述士民之志乞書其始末於石

侯亦繼以書至且曰石具矣故予不得辭予惟周官以六計獘吏也必冠之曰廉蓋廉其本也若善若能若敬若正若法若辨其事也苟其不廉則雖有善能之屬猶不足以言循吏向者嘗聞吾侯之風矣自少博學繕行既受簡治縣補衣素食畧如諸生筐篚不登於階苞苴不納於室夫固有其本矣及其馭胥史也嚴而不苛撫老穉也寛而不弛事鄉大夫以訖往來諸賓客也恪恭退遜而不可干以私其有合於先王六計之遺意者與

此宜士民愛戴之不暇樂於拮据奔走以共成斯堂也
昔魯人有築臺新廄之役則春秋譏之譏其不當作而
作也至為閟宫則頌詩又從而美之美其當作而作也
不當作而不譏則無以示懲當作而不美則無以示勸
然則斯堂之成誠不可以不書書此所以美吾侯之賢
也抑非獨美吾侯而已又將以勸後之繼吾侯者予請
告以來踰十有五年顧以老病惰廢未嘗一入縣庭異
日俟侯報最庶幾進謁斯堂俯仰其髙明闊大而歎息

賢侯政化之成雖甚老病猶能賡魯人之頌以授夫採詩者云堂之額曰尊美南宋知縣事石侯珵所命名也詳在米友仁記中侯故仍之侯名某字某由某官至今官丞秦江塗崇焜主簿李正曉典史張珍并以例附書士民醵錢者竝列碑陰

陳文莊公祠堂碑

前明南京國子祭酒贈詹事陳文莊公之殁也是為崇禎七年閱十年其長君濟生獻公所著書於朝始予贈

謚追録其子一人又一年福王立南京復許建專祠以祀於是偕其弟濟楨卜地建祠於府治卧龍街闗忠義廟之右歲月且久有司時節往祀瞅歎其窓邇市闤湫隘不足以稱也乃謀遷於虎邱得民居若干楹間而更新之門廡壯麗堂寢崇閎其旁則餕食有所庖湢有廬又其旁則有廪有倉凡文莊公所置贍族義田若干頃及祭田若干畒其所得歲租悉出納於此葢其地山川之雄秀林陸之亢爽烟雲竹木之靚深實稱神明所栖

非故祠圮工已告成次君濟楨復聚族謀曰維兹麗牲之碑闕焉無辭以刻非所以妥先靈而示子姓也乃來謁某為文某自惟鄉曲晚進未及登公之堂而受其學顧少而嘗從兩公子游儻復挂名碑尾附公以不朽固素願也遂不敢禮辭謹按劉念臺黄石齋兩先生所譔文莊公家傳備言公之在熹宗末也以講官負重望會逆閹魏忠賢父子冒功求給鐵券公當草誥辭忠賢屢遣使趣公公奮曰首可斷誥不可草由是觸忠賢怒與

妖人孫文豸獄牽連及公竟削籍以歸數陽言欲殺公僅而得免嗟乎閒觀史所載宦官之禍無世蔑有殆未有如漢唐及前明之甚者也然而漢之亡也以十常侍唐之亡也以北司是直宦官與士大夫為難耳前明則不然君子小人襍然竝立於朝日夜用門戶相傾軋而小人遂借刃於宦官以戕君子此其過在士大夫非專屬諸宦官也當是之時吾郡被禍最酷不幸而死則有周忠介忠毅兩公幸而生則有公與文文肅姚文毅三

公夫兩周公之死非輕生也公與文姚之生非避死也
皆天也天之死兩周公所以伸忠臣之節也其生公與
文姚諸賢者所以養直臣之氣也假令諸賢悉畢命於
鋃鐺桁楊之下則國無人焉吾見夫靦顏蒙面絶無顧
恤哼九千歲之不已必至於九錫策九錫之不已必至
於勸進亦何所畏忌而弗敢為耶此公與諸賢之幸存
係於前明宗社非小也其故曰天也由今思之向之號
為義子義孫者其威福勢燄非不盛且熾也曾幾何時

而俱歸於澌盡泯滅雖下訖於婦人豎子亦往往戟手惢口指斥其姓氏以為詬厲而公與諸賢獨名在天壤能使言之者太息聞之者興起然則君子小人其獲報於天者又孰為愈哉令且距公之殁踰五十年矣四方士庶往來虎邱者登其祠而拜瞻其祏主有不欷歔俛仰想見公之風聲氣烈徘徊不去者乎吾知其必無是也祠成於康熙十九年又三年某始為之文至若公之述作已行於時其家世生卒之詳已見於劉黄兩先生

所誤者槩不復詮次云公諱仁錫字明卿世居長洲天啓壬戌科進士第三人由編修歷官南祭酒別自號芝臺學者稱芝臺先生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祠堂

碑

康熙二十有二年吳中士民合辭言於長吳兩縣官曰故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某之治吳也以勤涖官以方廉倡寮吏以嚴毅約束胥史而以慈愛拊循閭閻

諸士庶恿慼竝著有年於此最後奉檄采木義興深入山阻衝冐雪霜不幸蒙疾物故訖今殆六閱寒暑矣而民間猶謳吟尸祝如公之存實合古者死勤事有功德之義雖已祭於學宫未足為公報也請遂度地剏為専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昭示來世言者後先凡數十輩縣用其言上之於府於布政使司以達廵撫都御史余公公慎重祀典再下所司核故例既而訖如士民之請衆遂踊躍效命相率置地虎邱之麓工不待庀財不待

募未數月而遽潰於成升主之日士民胥大和會俎豆既設笙歌既登蹲蹲肅肅儼公在堂事竣而退各少休於庭廡顧瞻麗牲之石慨其不當無文且曰如是則猶未足以報公也復相率詣予乞其辭予不暇以為則公之子辰又繼以請葢予嘗誌公墓所述事行備矣大約謂吳民自明之季年僻在一隅張李蹂躪之所不及而天災流行旱潦螽螟水火疾疫之虞歲不絕告閭閻之間蕭然愁歎彼為大吏者曾不知安養而噢咻之民是

以益困惟公正身率物用能順民之欲俗與休息故輿望悉歸於公考諸西漢循吏如文翁祀蜀召父祀南陽由公絜之信無媿焉宜乎其血食玆土也乃作迎饗送神之歌俾春秋祀時歌此以慰公於幽冥而疇士民謳思者之望云其辭曰

卭有林兮森菲菲復有泉兮涵文漪神來兮何遲雲爲輪兮飈爲馭之林泉佳兮是棲是依擊鼓兮吹笙薦桂醴兮羞純之羙神惝怳兮來下弭鸞節兮偃霓旌歆且食兮

斯告馨飈舉兮雲翔暠不少留兮茲堂神之去兮穷皇
生撫我兮殁又降康惠士女兮時雨暘

前明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范公墓碑

前明福建參議范公既辭雲南組綬退居里中惟用文章翰墨倡率後進享有林泉之樂從容壽考殆三十有八年其平時尤工書法遠近購其書者雖寸縑尺幅悉藏弆以為珍翫與華亭董文敏公齊名葢百餘年來吳士大夫以風流藴藉稱者首推吳文定王文恪兩公其

後則文徵仲待詔繼之最後公又繼之逮公物故而先哲之遺風餘韻盡矣琬不及從公遊幸得偕公子檢討君同官於

朝君出其所譔事狀以公墓道之文來屬故敢叙琬嘗所誦說者為書首按狀公諱允臨字長倩别自號長白宋參知政事文正公十七世孫也以諱汝信者為曽大父贈太僕卿諱啟曄者為大父由進士歷官光禄少卿諱惟丕者則公之考也先世居吳之支硎天平兩山閒

太僕公徙家華亭及公貴而始復故公爲吳人舉萬歴二十三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改工部歴員外郎郎中俱在南京出爲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遷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未至任而歸公自少才識通敏恥爲章句之學盛年仕宦奮欲以功名自效其在雲南也值鳳克亂臨安諸州縣殘破以十數猝圍會城廵撫陳公獨器公任以城守事時將吏已列戍外地賊攻城急旌旗刀槊皆不及設守埤者居民耳公禦之百端凡閱數

晝夜城卒得藉以完及賊遯走東川有以克首獻者公爭曰僞也衆不之信尋生獲克於安南界上獻俘京師其露布文則公作也先是教化三部人相讐殺廣南酋儂應祖者自稱智高後志不軌陰鬩三部釁竊趨召安南兵取其地自益安南酋武德成兵最彊素雄視諸部遂擁兵衆號十萬攻臨安教化八砦三長官司悉爲蹂躪上官屢諭不聽會城大震在事文武集議公昌言交人入内地勢不得久宜會諸部併力急擊時武酋已僭

號諸賊帥亦皆偽署王公矣氣汰甚度諸部未可猝定
允豫且去我師乘之遂大敗俘斬偽王公以下以數百
計武酋由是遂衰皆公之謀也幕府方上功次會陳公
被逮代者忌公遂不復録及遷福建忌公者猶不置且
受中朝要人指竟中以考功法例當貶秩於是公歸而
築室天平之陽徙家居之日夜流連觴咏討論泉石數
與故人及四方知交來吳者往還遨嬉山水間稍閒則
簾閣據几命筆揮灑以應遠近諸購者訖不復措意功

名矣東方漸用兵有欲奏起公者公力謝不應也其後時論浸異國是益以敗壞中朝諸賢罹黨禍者相望公歎曰吾慬而得免所幸者知幾耳以崇禎十四年某月日卒於家壽八十有四配徐宜人太僕少卿諱泰時女也雅工於詩偕公倡和甚夥前公二十四年卒繼仲恭人後十六年卒男子子一即檢討君也初名雲威易必英順治十四年舉人以

名試授今官女子子二長瑩適編修沈某次瑤適國子

生楊某孫男三孫女五先是文正公置贍族義田三十項延至明之中世僅存三分之一顧又困於賦重歲所入不足以支幾盡廢矣公别捐膏腴十項佐其入然後有羨粟以及族人其田卒得不廢既昏於徐待徐氏尤有恩意徐宜人無子歿而公權命從孫能先主其喪檢討君既生復還能先而終身待之如子吳人咸以為難宜人與恭人後先持家俱嚴重有法其賢畧相當恭人娶居教檢討君尤力故能延納良實師以底於成康熙

某年月日葬公清流山之祖塋遷宜人及恭人匶以祔公之卒也檢討君年甫十一故其襄事也晚嘗泣語琬曰過時而不葬春秋謂之慢葬孤非敢慢也承先恭人治命葢有待也檢討君博雅善屬文所譔狀中叙公雲南事雄麗典核深得子長孟堅遺意琬無以加也於是悉仍其語稍詮次之而系以銘曰

天平嵯峨森然萬石維范之先實託幽宅鍾靈我公高第纘家維人之傑維邦之華滇南荒服往秉學政既以

文育亦以武令厥功煒矣顧遺厚誣公則遂矣如國是何公在天平於焉游樂筆墨所濡潤及邱壑公在天平有書有詩詩書之澤後人之遺瞻彼清流與天平通後人思公公不復起桓桓豐碑樹於墓門徵是深刻如公永存

敕贈承德郎翰林院修撰加一級韓府君墓碑

韓君諵先既歿之十有九年其子慕廬先生以會試第一人入對

殿廷復賜第一四方士大夫咸歎異以為盛事實吳中前此所未有也於是君骯髒抑鬱之志詘於地上者始得以次信於地下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蓋君自少為名諸生記問淹博行文未嘗屬草然而好深潛之思逮其下筆鉤幽剔微悉非他人所到吾黨同硯席者往往傳寫諷誦媿其不及也每試輒冠儕偶而屢阨於省闈最後從闈中出即病越明年春而沒瀕沒猶口占五言古詩一章述已志以勗其子及慕廬先生既貴贈君翰林

院修撰配周繼顧皆贈安人然後君之志始少慰昴弟凡兩人而君庶且幼其生母陳太夫人之卒也請於伯兄乞祔其棺父墓伯兄業許之矣既引而復執不可遂弗克葬為文以哭其辭引咎甚悲聽者莫不酸楚病方革伯兄與訣曰吾知若志矣當葬若母如故約君不能興猶流涕叩首枕上以謝然亦竟弗克葬也康熙十八年慕廬先生請告南還始諏日穿穴告君於殯所而大葬陳太夫人遠近白衣冠執紼者數千人父老觀者塡

塞衢巷俱嘖嘖稱羨然後君之志始大慰予故曰詘於
地上信於地下嗚呼其亦可哀也已誦先字也諱谿別
自號幼嶽其先自鳳陽徙長洲有贈禮部左侍郎兼侍
讀學士諱宗道者君高祖也曾祖世賢太醫院醫士祖
諱逢隆考諱治萬歷中舉人歷官雲和黄巖兩縣知縣
以廉能稱君甫冠而黄巖公卒於任扶喪數千里沿路
賻遺一無所受以毀瘠故遂患咯血終其身君為人沉
靜有識其孝友敦厚蓋出於天性待女兄弟尤有恩意

一適張者夫婦俱歿撫其遺孤如己子先是周安人來歸資遣加盛歿而君籍奩具封鐍維謹外姑老而貧悉以還之曰此固姑家物也發封所值逾千金以上親故由是心服吳中故有大役曰首名受役者牵至破家君田不及伯兄而兄卸其役於君君受不辭盡衰所有以聽伯兄之命後先貲至不貲家遂大困所餘敝書數簏老屋數間而已君脫身攜慕廬先生讀書吳山中菜羮糲飯日益不給而蕭然自得絕無幾微憾也甫卧病即

取伯兄所徵役費諸手書及親故語君役事被禍本末舉焚弃之已復謂慕廬先生恐女曹異時見之或有他言致傷我兄弟好耳其用意周密如此享年四十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兩安人皆有賢行周安人前君十年卒顧安人後六年卒子男二長照殀次菼今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學者所稱慕廬先生也皆周安人出孫男三女二慕廬先生既葬陳太夫人因卜葬君曁兩安人於吳縣穹窿山之陽屬予文其隧道之石予在翰林於慕廬

先生為後進而其少也實嘗與君定交以是知之頗深既慨然傷君之不偶而又幸先生之大顯其親有以慰君素志也乃為叙之如此且作銘曰

節彼穹窿宰木森然維君德人幽宮寓焉積之也深閟之也久既久既深其發也驟曰君有子升於

帝廷

帝寵洊加孰能與京君靈榮矣君志遂矣君兮安栖穹窿之阯矣

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神道碑

故奉直大夫前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諱鳴玉字楚珍其先周公之子伯齡受封於蔣蔣為楚所滅而子孫適他方者遂以國為氏自漢兖州刺史詡以不仕新莽有聞於世而詡之孫横復以大將軍征赤眉封遂遒侯其子贇州刺史澄又封丞鄉亭侯始居陽羡歷唐宋顯者不絶或分徙丹陽金壇故公為金壇人曽祖某祖某父應禄皆不仕公舉前明崇禎中進士為台州推官七年

甫得行取而值福王立南京是秋為兵科給事中數上書言兵事方欲以功名自奮而明遽亡矣

王師入江寧公弃其官間行歸鄉里久之經畧洪文襄公薦公參湖南軍事順治三年録從征功遂擢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兗東道駐沂州公為學不名一家自經史外若諸子百家神仙浮屠之書無不博覽强記洞悉其原委少時尤長舉子業著聲場屋而旁及他文章皆工在湖廣凡軍中文檄主者悉以屬公具為政不務苛

察而精敏有識在台州嘗力抗上官活其平民之被誣執為海盜者十三人數攝諸府縣事所釐革蠧弊不下數十條及在沂州則益以平恕得衆心沂州北接龜蒙凫繹諸山而所轄又兼泰安號為盜藪羣盜踞費縣西山中聲言受撫衆惶懼不之測公單騎冒雪行數十里抵其營誠諭之羣盜環跪[illegible]聽咸泣曰蔣使君活我遂以次散去盜魁蔡乃甜等屢為沂患公先後設策撫之降其黨數百人釋脅從四千餘人而保全士民之註誤

者無筭然其治沂也雖多用從舍而於馭兵最嚴兵興以來諸隸戎籍者多驕悍難制公獨與之約毋擅入人廬舍毋掠子女毋强市酒食犯者皆置之法以是標下肅然一時士大夫爭頌公政事以相師法而深歎其寬嚴調劑之有方也自公起家以至為僉事布衣麥飯卒如諸生時沂州標兵例有除曠銀千餘兩吏循故事獻公公不可曰柰何以官帑入私槖邪竟力卻之其奉法公廉如此先是公之弃其給事中也既得省太公與母

韓太夫人遂易僧服為終老計而會江南盜起公之族子無賴者因與之通盡刼取太君家財而斥公為逃官將甘心焉於是太公持公泣且告之曰女縱不欲出奈汝父母何公不得已强往見文襄公於江寧文襄公素聞公名為歷叙

本朝起兵之故以感動公公始應命然而仕宦故非其志也至兖東不數月即屢請歸養上官執不許而公長子修撰君適用進士第三人入翰林公聞而喜曰夫今

而後可以遂吾志矣未幾坐屬縣累當候調而遂致仕以歸葢又歸侍兩尊人者凡數年太公既以壽終而太夫人訖公之歿猶康强無恙也公性篤孝疾且革慮太夫人憂之猶自力往問起居尤厚於宗族數買田以賙其貧者順治十一年某月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襍説合為怡曝堂集若干卷配袁氏同縣某公之女善事舅姑撫其子無適庶愛之均一先若干年卒得年三十有九子男二人長超内翰林弘文院修撰次

進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某月某日合葬縣之某里某原公先以僉事落一官而最後受修撰君之封當仍晉正五品階矣吏部誤不晉階故僅稱奉直大夫其後遂為例云銘曰

蔣維王孫九侯嗣昌唐宋之間衮黻相望公載世德於前有光遭時艱難顛避繳弋維忠與孝黽勉一出晉侯鄭公庶幾其匹公才實豐命也嗇之難進易退遽止於斯於越東魯百世見思優游林泉曾不下壽詩書之澤

以貽永久孰為之徵公則有後

睢州節烈祠碑

睢州節烈祠在城西隅距州治可一里故建以祠

誥贈恭人趙氏恭人蓋

誥封中憲大夫陜西按察司副使湯公諱祖契之配前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今翰林院侍講斌之母也琬謹按前明崇禎中流賊李自成寇開封歸德間所向殘破駸駸及睢恭人聞之謂其家人曰州為兵

衛未易保也脫變起則吾夫上有老母不可死吾子又宗祧所係不可死吾直以一身行吾志耳徐語中憲公命斌讀書北郭外斌依依不忍去輒叱遣之已而睢城果陷又急語中憲公俾負其姑許夫人以逃而身自坐堂皇召家人謂之曰吾家世名門萬不可受辱闔户經於梁家人驚解之復投於井又出之恭人怒誓曰賊至不死非節也死不以時非義也賊尋入環刃相向恭人厲聲大罵不絶口遂遇害崇禎十五年三月某日也年

三十有七賊方踰城號哭以蹟恭人而恭人則已拒賊死矣知之者無不太息泣下越七年為

皇清順治五年河南提學僉事李公震成始檄知州房君星曄建祠故居之東每歲率官屬往祀又十二年巡按御史李公粹然始具其事上於

朝奉

旨旌恭人之門如故事州人老穉聞有是

命咸讙嘑奔走拜迎祠下且酌奠以告於是知州戴君

斌顧瞻裴回歎其地之湫隘弗稱非所以侈
上恩厲末俗也乃率州之大夫士與湯之宗老及其子
姓議改築而遷焉即今祠是也鳩衆庀材自門而坊達
於前堂後阿其旁眡牲有所庖湢有房徹藏祭器有庫
俱次第訖工顔其南榮曰節烈棟宇靚深丹堊增麗畚
埽清潔奉享以時用以揭虔妥靈昭示遠邇俾無遺
國家烏頭綽楔褒揚大節之意甚盛典也顧麗牲之碑
既伐既具久猶無辭以刻會斌與琬偕奉薦舉之

詔來集京師試遂以屬琬琬自分文學駑下固讓不獲命始靦顏執筆為之辭竊惟春秋歷十有二公孔子書內女之賢而以烈著者宋伯姬一人而已今歸德故宋大火之墟而睢其西境也恭人生於伯姬守禮之鄉相距二千餘載卒能躬蹈白刃忼慨不詘顧視屠毒甘之如飴以恭人之死於兵例諸伯姬之死於火庶幾其易地同符者揆以春秋之指其當得書也審矣至於恭人其他懿行莫不可紀具詳吳祭酒偉業孫徵君奇逢所

誤傳中槩不備書特書祠之本末俾刻焉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上帝降衷乃叙彛倫婦也事夫臣也事君臣忠婦節二者則均弗撓弗汚恒性斯敦世衰道降如川之潰或懼於威或誅於利俛首曲膝孰勸於義佩紱者然巾幗奚議恭人之賢是實女師克孝克勤克淑爾儀爾命不猶遘時艱危舍生赴死克全厥歸嗚乎恭人永矢貞正平居從容素志先定嗚乎恭人睥睨兇鋒戟手奮詬有氣如

虹寧碎我首寧揕我胷宵玷髮膚而犬豕從嗚呼恭人

遺爽不殁凡厥忌辰陰氛四塞颷馳雨擊陟降怳惚霧

車雲旗莫之可測煌煌髙閟

天子表之潭潭新宮守庚考之春禴秋嘗恭人下之于

豆于登于薦蘋蘩恭人飲食福爾子孫豈惟子孫徧惠

州人

堯峯文鈔卷十